

让人快乐幸福的读者文摘

我们共用一个月亮

83 篇关于亲情与友情的故事

戴 尔/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C 辑 什么是最重要的

人类需要善于实践的人，他们能从工作中取得极大的收获，既不忘记大众的福利，又能保障自己的利益。但人类也需要梦想者。



夏娃的招数

朝向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前进，尽量利用造物主慷慨赐予你的才华和能力，机会就在其中。

大多数人都说第六天是星期六，因为，难道上帝不是在第七天上午休息并审视他的造物吗？这么说，他十有八九在星期六创造了人类。

可是从各种迹象看，他肯定是在倒霉的星期五设计出第一个男人和女人的。

星期六也罢，星期五也罢，反正上帝创造了他们。大功告成后，他还为他们修了一座精美的花园，一幢别致的住宅。住宅配有凉爽的棚子，供烈日难当时消暑。

“亚当，夏娃呀，”上帝说，“这是给你们的，收拾好东西搬进去住吧。”

“多谢上帝。”夏娃说。

“慢，”亚当说，“货币尚未造就，租金如何交纳？”

上帝说：“亚当呀，这是送给你和这小妇人的礼物，还提什么租金呢！”

既然如此，夫妇俩就搬进了住宅。他们动手收拾房间，好舒舒服服住在里面。不料烦恼接踵而至。

“亚当，”夏娃说，“我挂窗帘，你去安炉子。”

“你为什么不安炉子而让我来挂窗帘？”亚当说，“你我气力相当。上帝并没有使你我谁比谁的力气大一点。你怎么总把重活往我身上推呢？”

“人有男女，事有分工，”夏娃说，“让我去搬那个重家什，道理不通。”

“对谁不通？”亚当问，“谁看得出对谁通对谁不通？我们还没有邻居呢。”

夏娃一跺地板：“正因为没有邻居，我们就没有理由背着他们乱说一通，对不对？”

“没了妇道！”亚当说罢坐下，双手一叉，“我不安炉子，不安就不安！”

接下去他只知道嘴上挨了一拳，身子一晃，如遭电击的牛犊仰天倒地。他翻身爬起，野猫般猛扑在夏娃身上。两人厮扭着一阵好打，屋子里砰然山响似的刮起了旋风。打来打去，结果难分输赢，因为上帝创造他们时，都赋予了同样的力气。

一会儿后，双双筋疲力竭，只好休战。夏娃瘫在床上，蹬脚大放悲声：

“亚当，你凭什么对我这样卑鄙呀？你是一只不识数的狗，养了你，你还咬我。”

亚当呸出一枚牙齿，使劲睁开那只被打得乌青的眼睛：

“我养的狗敢像你这么打我，我非宰了它！”

这下夏娃嚎啕痛哭，泪水湿透了被褥。亚当闷声溜之大吉。他深感自己卑鄙龌龊、品格低下。他在厨房后面转悠了片刻，三思后

去找上帝。

上帝劈头便问：“怎么啦，亚当？有什么家什没法用啦？这是我修造的第一幢住宅，不可能尽善尽美。”

亚当摇头：“住宅好得无与伦比。”

“那又怎么啦？”

“实话说了吧，”亚当说，“问题就出在那个女人夏娃身上。我说上帝，您赐给我们同样大的力气，这麻烦就来了。我即使用尽全身招数，也奈何她不得。”

上帝顿时眉头紧锁：“仅因为你们力气相当，你就要指责上帝吗？让男人和女人并驾齐驱，这合理得很嘛！”

亚当不由浑身打颤。但是他心烦意乱，痛苦不堪，非要一吐为快：

“可是上帝，我和夏娃真正的不平等呀。”

“当心，亚当！你在当面诋毁上帝。”

“上帝呀，”亚当说，“正如您所说，我同她的力气相当。可是那女人的确另有招数与我斗劲呀。她又哭又嚎，声势浩大，我真觉得自己简直是无能的饭桶。上帝，那声音我无法忍受。如此下去，我知道，夏娃更会我行我素，强迫我干所有的脏活。”

“她竟学会了这一手，到底怎么回事？”上帝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

“唉，”亚当说，“这女人真令人气愤。您要是使我比夏娃的力气大，我感激不尽。有了大力气，我叫她干活，她若不干，我会抽耳光强迫她干。知道要挨抽，她干什么都会百依百顺。”

“那好，”上帝说，“亚当，这下你看看自己！”

亚当闻言一看：呀，臂膀浑圆，肌肉鼓胀，胸肌前突，胸宽腹挺，双腿粗大。如此剽悍壮实的身体，连他自己也吃惊不小。

“谢谢，我的好上帝，”亚当说，“这下瞧瞧那妇人在我面前百依百顺的情景吧。”

他趾高气扬，疾步回家，从后门直闯而入。

夏娃正坐在摇椅里一前一后悠然自得地摇晃着，见他进去时便一脸的鄙夷。难道亚当神气活现地闯入她竟一声不吭吗？对。她就瞅他一眼，便俯身从柴箱子里抓起一根粗大的柴火棍。

“放下棍子！”亚当大叫。

“谁说的？”夏娃道，“谁在这里呼三喝四？”

说罢她一跃扑过去，抡棍想当头放倒亚当。

亚当哈哈一笑，抓过柴火棍一下扔出窗外。他朝夏娃懒洋洋地抽一耳光，她就呼地飘到房间的那一边去了。

“这就是谁说的，知道吗？”亚当轻蔑地说道。

“就凭这一耳光，亚当，我非剥你的皮！”夏娃说。

她手抓脚踢又扑过去，亚当顺势拎起，一耳光把她抽倒在地上。

她又挣扎而起朝亚当扑去。

这下子亚当将他抓起扔在床上。为了让她知道厉害，他放开巴掌将夏娃一顿好打。

夏娃好久才哭出声：“求求你，亚当，我亲爱的，别抽了！噢，我求你呀，亲爱的！”

“我是不是这一家之主？”亚当问。

“是是，亲爱的，”她说，“你就是这一家之主。”

“对，我就是这一家之主，”他告诉她，“上帝已赐予我更大的力气。从今以后，你一切得全听我的！刚才不过让你哼了几声。下回，我要让你扯开嗓子喊。”

他把夏娃一推：“去，炒点鲑鱼来。”

“是，亲爱的。”

夏娃表面顺从，心底窝火，觉得非出这口气不可。

于是，那天余下的时光里，她在亚当面前显得百般温顺，千般柔情。

翌日清晨，夏娃去找上帝。

上帝说：“你又来了，夏娃，我能为你干什么呢？”

夏娃莞尔一笑，向前一个洒脱的屈膝礼：

“上帝，您愿略施恩惠吗？”

“道来。”

“东墙上的钉子上挂着两枚小小的锈钥匙，您看了吗？”夏娃说，“如果您没有用它们的话，就请送给我吧。”

“嘿，”上帝说，“我倒真忘了那儿挂着的钥匙呢。可是夏娃呀，它们都没有用处。我是在废物里发现的，还以为哪天会找到它们能开的锁。迄今，它们在那钉子上已挂了一亿年之久，就是没有找到锁。你想要就拿去吧，与我无妨。”

夏娃接过钥匙，谢了上帝，放小跑回到家中。家里恰好有两扇门，却因没有钥匙而打不开。夏娃试了试，它们正合适。

“啊哈，”她说，“上帝找不到的锁就在这儿呢。现在，亚当先生，谁是一家之主，我们走着瞧吧！”夏娃关上门，藏好了钥匙。

不久，亚当从花园出来了，对夏娃说：

“给来点东西吃。”

“厨房的门锁着呢，”夏娃说，“我拿不着。”

“看我的。”亚当说。

他用力试图撞开门。不料上帝做得那么牢实，他休想碰动一下。

“算了，亲爱的，”夏娃说，“去林子里打些柴火，说不定有法子开门。也许我略施小计，那门也就开了。快去，乖乖，打柴去。”

于是亚当打回了柴火，夏娃也打开了厨房门。从那以后，夏娃自个保管着厨房的钥匙，逼亚当去树林打柴。

这天晚餐已毕，夏娃说：“来吧，亲爱的，你去把房顶上的那个小漏洞补好。说不定你补洞时，我可以打开卧室门。”

于是亚当补好了漏洞，夏娃打开了卧室的门。从那以后，夏娃自个儿保管着卧室的钥匙，开与不开，随心所欲。

所以说，在男人们自以为是一家之主的时候，女人们却知道自己才是一家之主。为什么呢？因为女人都有两把历史悠久的小钥匙，而且使用得得心应手，恰到好处。

由来如此，永远如此。

倘若连这点都还不明白的话，你实在是枉为人夫了。

史蒂芬娜的选择

没有一个人长生不老，也没有一件东西永久存在。

史蒂芬娜·帕得戈斯卡刚把妹妹海伦娜打发上床，就听到前门一阵敲响。她打了个寒噤。3年来，波兰东南部成了希特勒帝国的一部分。这是1942年，普热米什尔城到处都是盖世太保特务和正要开往苏联前线的士兵。美丽的金发女郎史蒂芬娜感觉得出：她和8岁的妹妹进进出出时，那些人的眼睛在她身上扫来扫去。她的父亲战前就死了，母亲和哥哥被迫去德国当劳工。史蒂芬娜不得不在一家工厂当机器操作工，以维持自己和妹妹的生活。

敲门的是谁？是德国士兵要来“保护”她吗？心情沉重的史蒂芬娜把门开了一道缝，门口是一个粗壮的男人，满身伤痕和泥浆。他颓然靠在门框上，低声说道：“弗西娅，我需要帮助。”

弗西娅，好朋友才这么叫她。史蒂芬娜认出来人是27岁的犹太人约瑟夫·布兹明斯基。德国占领普热米什尔时，史蒂芬娜曾在他们家干过活。几个月前，纳粹把他们家赶到犹太人居住区，和城里两千多犹太人在一起。他的父母离开前曾请求史蒂芬娜留下来照看屋子，他们认为她是可以信赖的朋友。

史蒂芬娜把约瑟夫扶到椅子上坐下。他问道：“能让我在你这儿呆一夜吗，弗西娅？我保证明天就走，我不想连累你。”

史蒂芬娜拼命抑制住袭上心头的恐惧。德国人的告示贴满了普

热米什尔城，谁敢藏匿犹太人，格杀勿论。她想帮这个落难的人，但是她能拿自己甚至妹妹的生命冒险吗？

想起父母，特别是母亲的教诲，史蒂芬娜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因为母亲灌输给她的是强烈的宗教信仰和是非观念。史蒂芬娜还记得，孩提时，有一次几个孩子欺负一个犹太男孩，母亲制止了他们。她对史蒂芬娜说希望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事。母亲说：“我们都是同一个上帝的孩子。”

这会儿，史蒂芬娜看看门那边的卧室，瞥见了圣母玛丽亚的画像。这幅画像是她9岁那年在集市上看到并央求母亲买下的。每晚她祷告时，这副安详的面容使她宁静而又充满力量。

“你不能拒绝！”一个声音在她脑海里响起。她抚摩着约瑟夫青肿的脸，对他说：“你当然可以留下！”

她泡茶的时候，约瑟夫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纳粹扫荡了犹太人居住区，把他双亲和其他许多人装进闷罐车厢运到死亡集中营去了。他和他的一個弟弟被迫上了另一列火车。火车开动后，他用藏在口袋里的刀割断了封住车厢小窗口的带刺的铁丝网。他硬把粗壮的身体从窗口挤了出去，然后被一股可怕的力量重重地摔到地上。

他清醒过来后，跌跌撞撞地回到了普热米什尔，藏身在树林里。“只有你这儿我才能来。”约瑟夫边说边狼吞虎咽地嚼着史蒂芬娜摆上来的面包。

两星期后，约瑟夫决意离去。他潜回犹太区，找到了忍饥挨饿的小弟弟哈耐克及弟媳达娜塔，还找到了他们家的老朋友威廉·沙伦格博士和他的女儿朱迪；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他们的朋友——快

60岁的牙医和他的儿子。这些人还呆在这个危险的地方。

约瑟夫收买了一个印刷工人，伪造了一个可以在城里自由出入的身份证。在史蒂芬娜的帮助下，他偷偷地把食物送给那些人，但后来身份证丢了，他不得不打倒了一个阻止他的纳粹士兵。大胆的约瑟夫意识到这花样不能再玩下去。他回到了史蒂芬娜家。

“弗西娅，你能把我们这些人藏起来吗？没你的帮助，我们会死的。”

一时间，史蒂芬娜闹不清约瑟夫是不是疯了。战争可能会持续10年。“有人来敲门，那么多人能躲在我床下吗？”她说。

“你得找个房子让我们藏起来。”约瑟夫说。

史蒂芬娜明白，如果藏起他们，她和妹妹可能会死，但是如果抛弃了他们，她无疑会在精神上死亡。她终于说道：“如果找到这样一个房子，我会去做的。”

上哪去找呢？她终于在塔特斯大街3号发现了一座带着两个房间、一个厨房和一个阁楼的屋子。和约瑟夫一起查看后，她把房子租了下来。清扫干净，挂上深色窗帘，外人看不见里面。

逃亡者们陆续来了，先是约瑟夫和牙医的儿子，然后是沙伦格博士和他的女儿，随后是牙医。

他们才安顿下来，就接到牙医的一个朋友的便条。那是个寡妇，还在犹太区，她想和儿子，女儿一起加入他们这一伙。她暗示说，如果被拒绝，就去告发他们。史蒂芬娜很生气，但还是接纳了她。

牙医又恳求史蒂芬娜接纳他侄儿夫妻俩。他们还藏在一座废弃

的楼里。接着，哈耐克和达娜塔也来了。

最后一个是犹太邮递员。他听说了塔特斯卡街的这所房子。史蒂芬娜又同意了。一共有 13 个犹太人住在这里。当普热米什尔犹太区剩余的犹太人被送往死亡集中营时，她意识到她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约瑟夫用史蒂芬娜买来的木板在阁楼上做了一个假墙。在伪装好的门后有足够的空间让 13 个人睡觉。

史蒂芬娜带回的消息令人沮丧：“隔壁家就住着一个纳粹！”约瑟夫的工作都快干不下去了。

这伙人更加害怕，更加谨慎，不敢弄出一点声音。因为有人睡觉打鼾，约瑟夫就布置了夜间值班，谁打鼾就会被捅醒。

史蒂芬娜的朋友来访也是个问题。通常她很快就把他们打发走。但有个年轻人爱上了她，一呆几乎就是一整夜。有一次牙医咳嗽发作，差点憋死。

“够了！”热情的追求者走后，约瑟夫说。他教史蒂芬娜买来一张英俊的德国军官的画像挂在墙上。晚上，她的追求者来了，问道：“那是谁？”

“我刚找的男朋友！”史蒂芬娜说。追求者走了，从此没在这条街上露面。

一个寒冷的早晨，牙医声称：“有人得了伤寒！”是那个寡妇，她发着高烧。他们尽量把她隔离，以免传染他人。

一天夜里，这个神志狂乱的女人竟尖叫着冲向月色蒙蒙的大街。史蒂芬娜拼命把她拉回屋里。她惊恐地意识到：如果被告密者

看见，他们就死定了。

史蒂芬娜踉踉跄跄地奔进卧室，在圣母像前跪下，祷告：救救我们吧！不是看在我的份上，而是看在海伦娜的份上。

她转身发现约瑟夫站在门口。他问：“得到回答了吗？”

“是的，”她平静而肯定地说道，“我们会好的，德国人不会来。”

几个星期过去了，另一个灾难又降临：逃亡者用来买食物的钱花完了。“用我们的手赚钱吧。”史蒂芬娜说。

从第二天开始，史蒂芬娜利用工厂午饭休息时间织毛衣，她用的是从家里旧毛衣上拆下来的线。一个工友很欣赏这件毛衣，问史蒂芬娜能不能为她织一件，她可以用现金买。史蒂芬娜当然说：“可以。”

她很快安排织出了一打毛衣。在塔特斯卡街3号，这伙人夜以继日地工作。顾客们没有注意到史蒂芬娜怎么生产出那么多的织物。

1943年快过去了，史蒂芬娜听到传闻：德国人在战争中失利，开始撤退。但约瑟夫提醒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德国人还在这儿，失败会使他们变本加厉。”

一天，史蒂芬娜下班时，听到警笛尖啸。纳粹军队包围了一所房子，拉出了几个恐惧万分的犹太人和藏匿他们的波兰人，他们被推到墙边。“放！”纳粹军官一声令下，枪弹穿透了受害者。

史蒂芬娜注视着血淋淋的尸体，头晕目眩。一连几个星期，她无法入睡。一天夜里，她步履艰难地走回家里，寻思着自己到底还

能支撑多久。

她一进门，见约瑟夫和其他人正在和海伦娜玩捉迷藏。孩子追逐着，眼睛发着光，快活地大叫：“我逮着你了，约！”

“这些人是我的朋友，”史蒂芬娜心里默默地说，“我不能抛弃他们。”

几个月过去了，春风送暖，春雨飘洒在普热米什尔。窗口的守望者发出警报：“纳粹往这来了！”逃亡者们连忙爬上阁楼。

史蒂芬娜开了门。一个军官简短地命令道，她必须在两小时内搬走。部队在街对面设了一家医院，要她腾出房子给护士住。

他走后，史蒂芬娜和约瑟夫商量对策。约瑟夫说：“你和海伦娜得马上离开，到乡下去躲一躲。”

“那你们怎么办？”

“决一死战！”他回答。

“我们行动之前，我要祷告，寻求帮助。”

“让我们都来祷告吧！”约瑟夫提议。打从火车上跳下来后，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上帝在保佑着他。

大家随史蒂芬娜进入卧室，开始了祷告。

史蒂芬娜凝神静气。很久以前，在捷斯托乔瓦的神殿里，圣母许诺保护波兰人免受敌人蹂躏，现在史蒂芬娜请求圣母在历史性的许诺中把她的犹太人也包括进去。

好像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在告诉她：“不用走，没什么可怕的。送你的13个人上楼。打开窗户。就像你要留下的样子开始打扫，边干活边唱歌。”

史蒂芬娜平静地对约瑟夫说，带大伙上楼去。“我不离开你们。一切会好起来的。”然后，她和海伦娜打开窗，着手进行春季大扫除。

纳粹军官很快又回来了。他说：“你不用走了。我们只要一个房间，给两个护士住。”

他们得救了。他们得救了吗？他们难道能和两个德国人同住一屋？约瑟夫让史蒂芬娜相信：“我保证她们来时，大伙不出声。”他答应毫不懈怠地保持警戒。

一星期后，护士搬了进来。她们白天大都呆在医院，但到晚上，常常把德国士兵带回来，在卧室里热热闹闹地聚会。

恐惧和不安攫住了逃亡者。一天下午，两个护士回来很早，跟着来的是两个带枪的士兵。4人低声谈论着，突然，一个护士爬上了通往阁楼的梯子！

躲在假墙后的约瑟夫听到脚步声，发出了信号，每个人都仿佛冻住了。他透过小孔，看见楼梯顶端冒出了一个金发脑袋。护士皱着眉打量了一下。不一会，4个德国人离开了屋子。大家又经历了一次性命攸关的考验。

又过了几天，新的麻烦又来了。德方管理人宣布，工厂准备拆散，迁往德国。史蒂芬娜没有了薪水。

大家只好拼命编织。一件毛衣挣来的钱仅够他们吃3天。市场的毛线供应也没保障。他们成日在饥饿中捱过。

一天，护士们气急败坏地从医院冲回来。白肤金发的那位向史蒂芬娜喊道：“我们要回德国了。你得和我们一起走，病房需要一

个佣人！”

灾难接踵而至。约瑟夫害怕史蒂芬娜要是不走，德国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他再次提出拼死一战。史蒂芬娜摇了摇头。

她收拾行李，给海伦娜穿上最好的衣服，满心欢喜地告诉护士她多么盼着离开这儿。车开来了，护士们爬了上去，司机按着喇叭催促史蒂芬娜。但她磨磨蹭蹭，突然叫道：“我改变主意了，我不走了！”

护士们大声威胁着。但是等得不耐烦的司机把车开走了。史蒂芬娜笑了。她回到屋里，伸出双臂拥抱约瑟夫。“如果她们硬要我走，我会揍她们。”她说。

一天早晨，望风的约瑟夫大叫：“德国人要走了！”

3个曾是不可一世的德国军士兵耷拉着脑袋灰溜溜地走过塔特斯卡大街。这是逃亡者最后看到的纳粹形象。

13个逃亡者终于确认自己安全了。他们冲下阁楼，涌上了大街。约瑟夫又笑又叫：“德国佬滚蛋了！”

塔特斯卡街3号的居民们互相拥抱，每张脸上都挂着愉快的笑容。约瑟夫紧紧地拥抱了海伦娜，然后久久地拥抱着她的英雄姐姐。

1945年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约瑟夫向史蒂芬娜求婚。史蒂芬娜逗他：“你说只呆一个晚上，现在你想呆一辈子？”

1961年夫妇俩移居美国。约瑟夫在波士顿郊区牙科诊所。他们生了一儿一女。海伦娜结婚了。她当了医生，在波兰洛克劳行医。

去年，史蒂芬娜和约瑟夫参加了美国华盛顿的“浩劫纪念馆”

落成仪式。参加这一仪式的有以色列、波兰、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首脑。纪念馆提醒人们：在最邪恶的时期，人们能忍受痛苦，也可能行善。

托马斯·弗莱明

